

古典
文學叢書

陳恭尹及嶺南
詩風研究

周錫韞

古典文學叢書

陳恭尹
及嶺南詩風研究

周錫韜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4

ISBN 962 209 708 1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良友印刷廠有限公司承印



周錫鞭 重繪（據《清代學者像傳》）

陳邦彥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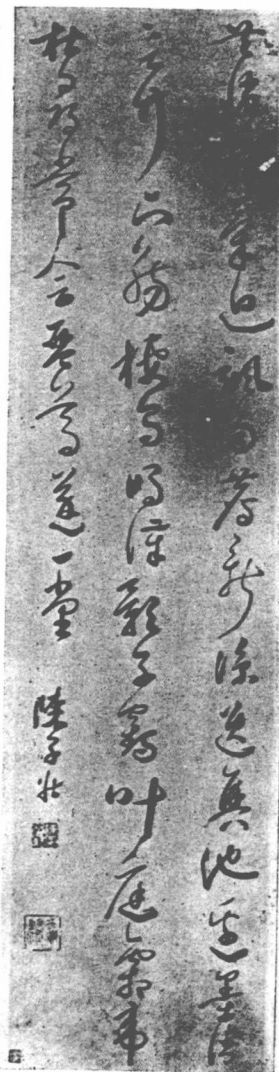
(陳巖野集) 徐信符藏

梁佩蘭像



葉遐庵藏

陳子壯詩軸



凌麗甫藏

目錄

前言.....	1
導論：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	5
中國南北自然環境與居民種屬	
南北文化的不同特徵	
第一章 嶺南文化與嶺南詩風.....	13
一、廣東文藝的創新傳統.....	13
「化外」之區的文明綠洲	
明代開始的社會巨變	
同步發展的詩、書、畫藝術	
二、轉捩——嶺南三家的崛起.....	25
「嶺南詩派」的形成	
嶺南三家的時代	
嶺南詩風的兩大特點	
三、嶺南的民風與文風.....	38
嶺南的民風	
嶺南的學風	
嶺南的歌風	
韓愈、蘇軾等入粵文人的影響	
四、簡短的結語.....	75

第二章 憂患出詩人——陳恭尹坎坷的一生.....	89
一、少年時代.....	89
「移民」的家世	
嚴父、良師陳邦彥	
「壯心熱血」一少年	
二、青壯年時代.....	102
覆巢慘劇	
出仕與遠遊	
鄉居歲月	
三藩變亂中的牢獄之災	
三、晚年生活.....	122
從鄉居到市居	
責難與自解	
晚景餘暉	
第三章 陳恭尹的創作成就.....	137
一、詩文著述及版本.....	137
二、詩歌創作.....	140
諸家評論	
明末清初的詩壇格局	
陳、屈的異同	
矯然不群的陳恭尹詩（上）	
矯然不群的陳恭尹詩（下）	
時代歷史的畫卷	
陳恭尹的詞	
三、散文創作.....	180
情深語煉、生氣躍然的文筆	
豐富多彩、可補史闕的內容	
〔附〕書法藝術.....	190

第四章 陳恭尹的理論貢獻.....	197
一、文學的本質與功能.....	198
文學的表情特徵	
心物交感，有為而發	
詩文的審美教育作用	
二、文學的傳承與創新.....	209
「通變」的文學發展觀	
「化古開新，自抒性靈」的創作論	
聲情結合，相得益彰	
三、文藝批評.....	222
風格論——文品、藝品、人品的一致	
勃然赴之，貴乎自然	
崇尚獨創性	
四、陳恭尹和葉燮.....	230
第五章 總結：陳恭尹與開拓創新的嶺南詩風.....	245
後記.....	253
作者簡介.....	259

|| 前言 ||

香港古屬中國嶺南地區，中國古代南方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和香港的近、現代文化有着密切的淵源關係。對中國南方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的「尋根」，往往也就是對香港文化的「溯源」。因此，這類探索研究，就不僅對整體華夏文明研究有其不可或缺的意義，而且也可以為我們更深入地去了解香港文化，提供一把有用的鑰匙(或至少若干有益的啟示)。

嶺南文學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詩歌成就尤高，本書即由此入手，而聚焦於明末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的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1631—1700)。

以創新精神和「雄直」之氣獨樹一幟的嶺南詩風，對中國近、現代詩壇有深遠的影響，並最終促成晚清「詩界革命」——即「新派詩」的誕生，流風餘韻，綿延至今。陳恭尹正是這一詩風得以形成的核心、關鍵人物之一。本書對其生平行誼、心路歷程、創作成就與理論建樹詳加剖析；建基於此，再通過縱向、橫向的探索聯繫，在嶺南文化的大背景下，揭示嶺南詩派的主要特點，為嶺南詩風及其「化古開新，自抒性靈」的理論思想之形成、發展，理出一條比較清晰的脈絡。

同時，本書還證實，陳恭尹的文藝思想，不僅上承明代公安「三袁」(袁宗道[1560—1600]、宏道[1568—1610]、中道[1575—1630])的觀點而糾其偏，下開清代袁枚(1716—1798)、宋湘(1757—1826)「性靈說」之先河，而且，葉燮(1627—1703)的名著《原詩》，也極可能是在其理論與創作的影響啟導下最終得以充實、完成的。可見，以陳恭尹為代表的嶺南三家的文藝觀，對清代文學發展實有着不容忽視的意義，在中國文藝思想史上應占有相當的一席。

可惜，嶺南三家屈(大均，1630—1696)、陳(恭尹)、梁(佩蘭，1629—1705)的成就與貢獻，過去卻被普遍忽略了。從上世紀初到八十年代之前，除了《陳獨漉先生年譜》(溫肅撰，1919年刊刻)、《獨漉堂詩箋》(陳荊鴻選箋，1951年香港印行)、《清詩紀事初編》(鄧之誠撰，1965年上海印行)與《屈翁山先生年譜》(汪宗衍撰，1970年澳門初版)外，三家之名僅偶見於個別文學史著作或某些詩話文談中(而且一般敘說甚為簡略)，較有分量的專門著述可謂付之闕如。直到有詳細注、析，並附長篇研究論文、或新撰年譜、各家評論與相關資料的《嶺南三家詩選》(1980，廣州)、《黎簡詩選》(1983，廣州)、《宋湘詩選》(1986，廣州)等系列「廣東文獻叢書」，點校《獨漉堂集》(1988，廣州)等「嶺南叢書」，還有蘇文擢教授《黎簡先生年譜》(1973，香港)，廣收古今評述資料的《清詩紀事》(1987—89，南京)，以及其他有關研究文章陸續刊出，嶺南三家與其後繼者黎簡(1747—1799)、宋湘才重新引起世人的注意；但可惜，他們傑出的理論思想仍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到九十年代，隨着《屈大均全集》的整理出版，對屈氏的研究逐步形成熱點，而相形之下，對陳恭尹

的研究依然顯得冷落。其實，嶺南三大家戛戛生新、才華艷發的詩篇與崇尚獨創、旗幟鮮明的理論，固然共同為「嶺南詩派」之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影響達於全國，但三人的情況是有差別的：就立身行事而言，屈、陳兩位都是坐言起行、出生入死的抗清志士，高風亮節令人欽仰，而屈大均尤富傳奇色彩；梁佩蘭則熱衷應試，出仕於清廷。在創作方面，屈氏較全面而且量多，故名聲亦著；但若專就詩歌而言，則屈、陳風格不同，實各有千秋，未易軒輊。至於理論方面，則陳、屈為主，而尤以陳氏最成系統，最具代表性，影響亦深遠。三家之中，梁氏較遜，這基本已成共識，故可暫時置之勿論。由此可見，對陳恭尹的研究完全不應受到冷待。

本書的出版希望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憾，使讀者對開拓創新、獨樹一幟的嶺南詩派、詩風及其相關的文學理論，對陳恭尹等人的傑出成就和貢獻，能夠獲得更具體、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同時，也希望通過本書的闡述，為中國詩歌史、文學史、文化史之研究，增添別具特色與情采的一章。

|| 導論 ||

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

華夏文化是個整體，但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由於時代、環境、氣候、族別、信仰、習性種種因素影響，又形成「多元」之演進。

中國南北自然環境與居民種屬

據板塊構造學說，中國地台主要由華北、揚子陸塊拼合而成，接合部約在秦嶺至黃河、淮河一線。由此形成南北方自然地理環境的重大差異。大體來說，北方氣候乾燥寒冷（中原地區曾較為溫潤），能見度高，視野開闊，多峻嶺、高原和廣袤的平原，宜於農、牧業的發展；南方則高溫多雨，霧氣鬱蒸，地形細碎複雜，河川縱橫，生物繁茂，除農業外，漁業、航運也很早便發達。

與此相聯繫，南北居民的體質也有顯著差別。中國人種源於本土，大概自雲貴高原產生，而蕃衍於各地。¹但從新石器晚期起，居北方者不斷與外民族發生融合或同化，體質形態漸起變化；由於山川阻隔，南方土著沒有捲入這一進程，故一直保持原來的特徵。因而，中國南北兩地居民雖同屬蒙古人種，實際卻分為不同的類型，²並形成各自的氣質特點和生活習性。

基於這些因素，作為整體的中華文化，便出現「多元」的發展。所謂「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³其中大致以黃、淮為界，南北差異最為明顯。

南北文化的不同特徵

北方文化，以凝重、渾樸、博大見稱，重理性，重秩序，重教化，重傳承，關注現實社會和人生，對鬼神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其典型代表是孔子的倫理學。南方文化則輕倩敏妙，重感情，重個性，重想象，重創造，喜探索宇宙之謎，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崇信神仙巫鬼；老莊的思辯哲學和屈原辭賦為其主要代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我國南北二方，風氣迥異。……老子以降，南方之思想，多好為形而上學之探究，蓋其時北方儒者，以經驗世界為其世界觀之基礎。繁其禮法，縟其儀文，而忽於養心之本旨，故南方學者反對之。北方學者之於宇宙，僅究現象變化之規則，而南方學者，則進而闡明宇宙之實在。」⁴任繼愈並具體指出：「鄒魯文化上承西周，以堯、舜、禹為聖人，以《六經》為經典，以宗法制度為維繫社會的力量。荊楚文化則很少受這種傳統思想的羈絆，並以它特有的尖銳性，對中原文化開展勇敢的批判，在打破舊傳統、解放思想中起了巨大的作用。」⁵表現於學術研究領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⁶

這種南北分野反映在文藝上，便是古典寫實主義與浪漫寫意風格的差別。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云：

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洛陽江左，文

雅尤盛，彼此好尚，各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貴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言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⁷

劉師培（1884—1919）〈南北文學不同論〉亦說：

陸法言有言：「吳楚之音，時傷清淺，燕趙之音，多傷重濁。」此則音分南北之確證也。……聲音已殊，故南方之文，與北方迥別。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汪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多為言志抒情之體。⁸

黃海章先生循此認定：「由於風土之各別，聲音清濁之不同，人民氣質之差異，因而在文學上表現出不同的色彩，在文學發展過程說，是有其相當理由的。」⁹此即劉勰所謂「江山之助」歟？¹⁰

試以愛情詩為例。對這一「永恒主題」的演繹，北方作品每顯得切直、坦率、強烈：

心乎愛矣，遐（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經·小雅·隰桑》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譯文：生不能住在一起，死了也要和你同埋！要是

認為我說謊，有這光輝的太陽在上！)

——《詩經·王風·大車》¹¹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北朝樂府民歌

而南方之作則溫婉含蓄，所謂「欲說又休，未歌先咽」，令人蕩氣迴腸：

沅有芷兮醴（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楚辭·九歌·湘夫人》

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何惜微軀盡，纏綿自有時！

——南朝樂府民歌

再以風景描寫為例。翻遍整本《論語》，僅能找到少許接近這類題材的筆墨，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¹²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¹³